

之相因也雖重以聖知而為治重利益  
跡也宜矣且竊鈞者受制於聖知之法  
而竊國者奪聖知之法以制人是以善  
人少而不善人多雖軒冕斧鉞不足以  
為勸懲也信知聖知者天下之利器不  
可以示人彼竊窺其機將為所奪猶魚  
之脫淵螻蟻得以因之矣語云民可使  
由之不可使知之然則聖人之治天下  
必有神而化之之術歟此一節自曷嘗  
不法聖人至聖人者天下之利器凡十  
一處聖人字今本皆然唯陳碧虛照張  
君房校本並作聖知考之前文世俗所  
謂知世俗所謂聖之語則說亦可通據  
當篇本意正論立法之多弊則從元本  
可也竊意張氏當時被旨校定及碧虛  
述解進呈之時恐其間論聖人處語或  
有嫌權易以聖知因而傳龍耳然有當  
用聖人處若曷嘗不法聖人不得聖人  
之道不立不得聖人之道不行聖人已  
死聖人不死此不可易者餘易為聖知

亦自有理至若聖人者天下之利器則  
是聖知無疑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二十八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二十九 立八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胙陸第二

故絕聖棄知大盜乃止槌玉毀珠小盜不起  
焚符破璽而民朴鄙培斗折衡而民不爭殫  
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摧亂六律  
鏘絕宇瑟塞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舍其聰  
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  
舍其明矣毀絕鈞繩而素規矩擲工倕之指  
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削曾  
史之行鉗揚墨之口攘棄仁義而天下之德  
始玄同矣彼人舍其明則天下不鑠矣人舍  
其聰則天下不累矣人舍其知則天下不惑  
矣人舍其德則天下不僻矣彼曾史揚墨師  
曠工倕離朱者皆外立其德而以燭亂天下  
者也法之所無用也

郭註去其所資則不施禁而自止賤其所  
貴則不加刑而自息除矯之所賴則無以  
行其姦巧小不平者大不平之所用也外  
無所矯則內全我朴而無自失之害矣夫

聲色離曠之所貴也受生有分而所貴引之則性命喪矣若乃毀其所貴棄彼任我聰明各全人舍其真也夫以蜘蛛結蟻之陋而布網轉丸不求之於工匠則萬物各有能也所能雖不同而所習不敢異則若巧而拙矣故善用人者任其所能不責萬民以工僂之巧眾技以不相能似拙而天下自能則大巧矣用其自能是以規矩可棄而妙匠之指可擲也去其亂性之率天下各復其朴而同於玄德彼曾史揚墨離曠工僂者所累多矣使天下躍而效之效則失我我失由彼彼為亂主矣若夫法之所用視不過於所見故眾目無不明聽不過於所聞故眾耳無不聰事不過於所能故眾技無不巧知不過於所知故羣性無不適德不過於所得故羣德無不當安用立所不逮於性分之表使天下奔馳而不能自反邪

呂註莊子所謂絕聖棄知者非滅典籍棄政教也不以生於心而已適玉毀珠者非

出府庫棄諸山也不以貴之心而已焚符破璽非燒而碎之也以信信之則民朴鄙而符璽非所恃也摺斗折衡非果摺折之也以平平之則民不爭而斗衡非所恃也然後民復其性命之情而始可與論議矣塞師曠耳欲反聽也我反聽則天下舍其聰膠離來自欲內視也我內視則天下舍其明擲工僂之指天下始有其巧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天下之德始玄同則在我棄知絕巧不見可欲而已彼外立其德而煖亂天下者則非舍其聰明知德而反於性命之情者法之所無用也而或者謂莊子真欲摺擊聖人縱舍盜賊殫殲法度者豈可與之微言乎

疑獨註大盜盜法小盜盜物盜物者禁之以法盜法者化之以道符璽本以行信斗衡本以致平及其弊也行信者反為大不信致平者反為大不平此莊子所以欲焚破摺折之使人目不入色耳不入聲心不入觸種種色相隔越於外而以性命為主

收視反聽不慕離曠而得其性之固有是謂大巧若拙也曾史揚墨惑亂天下所以欲削其行鉗其口使之咸反於一天下之德始復於道而玄同矣人舍其明則天下之明皆足以自照人舍其聰則天下之聰皆足以自聞人舍其知則天下之知皆足以自知人舍其德則天下之德皆足以自得此所以不燥不累不惑不僻也彼曾史離曠數子者皆非充其固有之性使天下勞神疲慮以殉之則是煖亂天下法所無用也

詳道註荀卿曰符節契券所以為信也上好權謀則下乘是而後欺探籌投鈎所以為公也上好曲私則下乘是而後偏衡石播懸所以為平也上好傾覆則下乘是而後險斗斛量器所以為均也上好貪利則下乘是而後鄙蓋法生於聖人之所不得已而行於後王之善守有是人無是法上古不失為善治有是法無是人末世不免於竊亂莊子之論不該於人法相資至謂

為是以量之為是以矯之則非是而竊之乃欲焚破摺折而後已者蓋欲飲其散而一之落其華而實之以復歸於道德之本而已矣○碧虛略而不論○腐齋云撻玉毀珠以至摺斗折衡皆是激說以結絕聖棄知之意非實論也與老子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義亦相類但說得過當耳東坡云人生識字憂患始豈欲天下人全不識字邪擺亂抽茶之燦絕焚棄之外立其德重外物而失本心燦亂熏灼而撻亂之也此段不過敷演前文以結絕聖知棄聰明之意使人全性同德而已諸解已詳不復贅釋

其親而外去其主之事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則是上好知之過也上誠好知而無道則天下大亂矣何以知其然邪夫弓弩畢戈機變之知多則鳥亂於上矣鉤餌罔罟置筍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羅落置罟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知詐漸毒頡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故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知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是以大亂故上停日月之明下燦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喘與之蟲肖翹之物莫不失其性甚矣夫好知之亂天下也自三代以下者是已舍夫種種之民而悅夫役役之任釋夫恬淡無為而悅夫嗥嗥之意嗥嗥已亂天下矣

乎上之所多下不能安其少也性少而逐多則迷矣不求所知而求所不知此乃舍己效人不止其分善其所善爭尚之所由生也吉凶悔吝生乎動而知之所動誠能搖蕩天地運御羣生君人者胡可不忘其知哉

呂註聖人之治常使民無知無欲無知也故結繩而用之無欲也故甘食美服樂俗安居民至老死不相往來此至德之世也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皆知非其所不善惡與不善也莫知非其所已善美與善也復手無為則雖美與善亦非性命之情也民不往來而自為族是謂種種之民某所有賢羸糧而趨則役役之佞也其教我也似父其諫我也似子則嗥嗥之意此皆尚賢好知之過由有知而後有聖人有聖人而後有大盜聖人大盜皆知之所自出故是篇始終以去知為言

疑獨註當上古十二帝之時天下之民食

無所擇而甘衣無所擇而美其居其俗不擇地而安樂之難狗相聞不相往來人物繁息無求於外也老子曰不尚賢使民不爭今羸糧趨賢不憚其遠者以名利滑其天性此上之人好知之過也自弓擊車弋至喫詬同異復明上好知之過以致魚鳥人獸皆亂而失其性矣所不知者多知所已知者良知所不善者非可欲所已善者可欲也莊子欲人忘其外好充其自然之理而不見可欲之善也上好知而無道日月山川之悖燥四時之施墮矣下至小蟲小物皆失其性則大者可知種種之民言各隨其所受性而生淳朴未散也今舍淳朴而悅役舍恬淡而悅噉噉宜其亂天下也

之仁為虧虧於仁替於知則所知非真知所非非當非矣天運曰三皇之知上恃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其知惜於羸糧之尾鮮規之獸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與此喘豕肖翹義同傳曰多事生之儻多言德之賊役多事者也噉噉多言者也天下惡得而不亂哉

碧虛註南華引上古容成大帝十二氏無為之治以證今世為治者之弊結繩則立法之始事不可終靜靜久則動也至於上好知而天下亂矣鳥獸蟲魚不安其生況於人乎機詐之毒上干天和故草木昆蟲咸被其害太上云以知治國國之賊不以知治國之福信哉斯言

廣齋云十二氏只伏羲神農軒轅見於經餘無聞焉或得於上古所傳或莊子撰出如佛言我於過去某劫也以天地間觀之自伏羲以來載籍可考者三千餘年伏羲已前必有六籍所不傳者未可遽以為無也某所有賢者羸糧而趨之暗說孔孟在

其間誦滑堅白解垢同異皆當時辯者之事以取魚取鳥獸之事與辯者並言亦是以曾史與斗斛權衡並讓之意求其不知者務外以求異求其已知者曉然易見自然之理也所不善在人者所已善在我者即齊物論所謂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言但知它人之非而不知己之所是者亦非也大而日月山川微而喘豕肖翹莫不失其性甚矣好知之亂天下也歎息一句結了卻以三代實之道遙遊曰湯之問革也是已起句也此曰三代已下是已結句也起結雖異同一機軸

此章舉至德之世上下無求民各自足以證今時之不然十二君者其間或典籍未聞祝融已下迹漸可考竊意伏羲已前民性素樸則繩猶未結也故所食皆甘所服皆美樂俗安居何知帝力隣國相望而無攻掠之憂雞犬相聞而有阜豐之樂民至老死不相往來則耕鑿自給無求於外只此數句寫出太古淳

朴之風蓋引道德經小國寡民章語云後世遂至延頸舉踵贏糧趨賢棄去親不遠千里而求之尚賢之迹著使民求奇務異以尊耳目所不及必有名浮于實者應之是相率而為偽欲天下不亂可得乎下文明好知之害物使生民失性雖禽獸蟲魚亦不得安其性命之情矣皆知求其所不知謂分外求知如測天地問鬼神之類所已知謂己之良知辨微危尊德性之類所不善己自以為非者責人求備之類所以善己自以為是者矜能自用之類信能於此精擇而謹趨之則知善皆出於真性情各歸於正不治天下而天下自治矣苟或反是則日月山川為之悖燥人民其能自安乎此皆原於上好知之過種種之民謂得祖氣之正可為種於天下者也

是篇以胠篋命題諸解罕及胠字之義唯林疑獨云潛開也今考監韻胠脅也則胠篋者從篋之脅旁開而取物此竊

盜之行也經意謂治失其道法令滋彰上以知防民民亦以知窺其上防之弗周必將乘間而有之故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田成子盜齊并竊其聖知之法以致身安國霸則知盜亦有道而世俗之聖知不足恃也如此四子之不免乎戮宜矣世間善惡二塗皆實聖人之道而立然而為惡者常多趨善者常少則其利天下少而害天下多也可知蓋消長之理猶唇齒川谷之相因若重以聖知治天下其為盜跖之利不輕矣為器以手之并器而竊之立法以治之并法而竊之吾將奈何哉此實由乎為治者不能弘道德以公天下之情然後森羅得竊其權以為私利天下有彼其害者矣○南華務在絕聖棄知捨斗折衡思復上古無為之治然其還淳反朴之要在明乎真知以正其所趨復乎真善以全其所受而已為欲矯世俗之弊其言不免乎過訐覲有以激回之馬蹄未足

盡其喻至胠篋而極矣奈何道大難用徒託空言獨唱於前卒無和者無怪乎古今抱道之士高蹈山海而不返也吁使任治道之君子皆如漆園之用心何患乎世道之不興淳風之不復哉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二十九